



扫二维码，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刊名创意：王蒙 刊名题写：沈鹏
本刊主编：姜锦铭
值班责编：李牧鸣 刘小草

邮箱：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：(010) 88051377

千年盐史富甲蜀中，国难之际稳定民心，两度“济楚”居功至伟

川南：一粒井盐的滋味传奇

聂作平

我长久地凝视着一条船。一条被黑白照片定格了的船。资料上说，它长14米，宽2米多。看上去，和工业革命前航行在内河的水船并没有太大区别。不过，如果足够仔细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这条船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拧过一样，船头向左偏，船尾向右歪，形成了船头船尾相反方向的小倾斜。

一条普普通通的小船，为什么要设计得如此标新立异呢？1938年，当孙明经站在高处俯瞰时，他吃惊地看到，脚下的河面上，成百条造型奇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。赤裸上身的搬运工，喊着低沉的号子把一包包用竹篾捆扎的货物搬上船。孙明经连续不断地按下了快门。

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艰难岁月。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大片国土沦陷，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迁都重庆，四川成为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后方。

那一年，27岁的金陵大学教师、摄影家孙明经受了一项任务：到距离重庆100多公里的一个县，拍摄一种特殊物资的生产。他要用影像告诉全国人民，只要这个地方存在，那种因日军占领沿海而供应出现困难的物资，就会从这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通过木船运往各地。

这种特殊物资就是食盐，人类一日不可或缺的食盐。

这个出产食盐，并在战争年代稳定了军心和民心的地方，就是四川富顺。

自远古开始，食盐，就在川南富顺书写了一页页有滋有味的历史传奇。

从梅泽凿井到“川盐济楚”

美国留学归来的竺可桢见多识广，他在考察富顺井盐时，也非常感慨地在调查报告里说，“游子初抵此者，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，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，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”

富顺和盐的结缘，得从小鹿和一个叫梅泽的猎人说起。

据《富顺县志》记载：公元3世纪末叶的西晋太康年间，一天，富顺土著梅泽出门打猎，他看到一头小鹿在饮用石缝中流淌出来的泉水。听到人声，原本机警的小鹿居然不为所动。梅泽很奇怪，掏起一捧泉水尝了尝。泉水又咸又苦。他凿井300尺，地下涌出大量高浓度的卤水，于是烧制成盐。

因发现盐泉有功，梅泽死后，后人立庙纪念，朝廷也追封他为通利侯、金川王。在富顺县城的三岔路口，耸立着一棵巨大的黄桷树。据说，那就是梅泽发现盐泉的地方。昔年野兽出没的森林，早已演变成人烟稠密的城市。只有远古的石碑和盐井街这样的地名，表明它曾经和卤水、食盐勾连在一起。



▲晚清时期在自贡釜溪河边等待运送井盐的船队的照片。新华社资料片



▲《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》，2005年入选“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”。孙明经摄

不过，近年的考古证明，早在梅泽之前200多年的东汉章帝年间，富顺就拉开了井盐开采的序幕。富顺位于一片远古内海的边缘地带，上万年的气候变迁和地质作用，这里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：远古内海因四川盆地的抬升而逐渐缩小并消失，内海里丰富的卤水和盐岩等含盐物质以及天然气随之沉埋地下。

将近两千年的井盐开采史上，富顺的井盐中心，最早位于今天的县城一带，也就是梅泽发现盐泉的地方。其中，最知名的首推富世井。史称：“剑南盐井，唯此最大”。这口井每月生产食盐3660石，折合200多吨，足够12万人食用一年。

更为得天独厚的是，高丘和低山之下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卤水，还伴生大量天然气。因此，富顺的许多盐井既产卤，也产气。利用同一盐井开采出的天然气作为煮卤的燃料，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富世井从东汉时期凿成生产，一直到明朝正德年间才停废，历时达1400年之久，堪称世界上生产时间最长的盐井，大约有六、七十代人食用过它出产的盐巴。《旧唐书》中说：“县界有井，出盐最多，故曰富世。”北周年间，当朝廷决定在这里建县时，富世井不仅是县城的核心区域，甚至也成为富顺县名的由来。唐朝时，因避李世民的讳，富世县改名富义县；宋朝时，又因避赵光义之讳，富义县改名富顺县，并沿袭至今。

明朝中后期，富顺县城一带的井盐开采已持续上千年，渐渐呈式微之势。就像文明总是薪火相传、代代相续一样，当县城的井盐开采走向没落之际，县城西北方的自流井镇一带，一个更大的井盐基地正在形成，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自流井。

在富顺，当地人向孙明经介绍井盐时，总会津津乐道于“川盐济楚”。那么，什么是“川盐济楚”呢？它和富顺又有何关系？随着时间深入，孙明经渐渐明白了“川盐济楚”四个字所蕴含的，乃是富顺这座边远县份最为骄傲的花样年华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盐政就实行定点运销。某地出产的食盐只能就近销售到政府指定地区，不得越界。这样，即便富顺出产的食盐质优价廉，即便生产能力巨大，也没法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。

到了19世纪中叶，富顺井盐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。1851年，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起义。两年后，太平军攻陷武昌，顺水东下，定都南京。长江中下游的江西、安徽和江苏均被太平军占领。太平天国的横空出世，造成江淮出产的海盐无法像历朝历代那样通过水运上溯到湖南、湖北两省，而两湖地区基本不产盐。短短时间里，两湖盐价飞涨，人民饱受淡食之苦。对此窘境，清政府下令，把富顺井盐调往两湖销售。这就是“川盐济楚”。

富顺井盐一下子获得了比以往至少大两倍的产销市场，而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技术，也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目光瞄准到了井盐开采。

井盐开采的主要动力除了人力就是畜力。据载，鼎盛时期，富顺盐场常年拥有生产用牛达10万头。若以单位面积计算，富顺曾是中国大地上生产用牛密度最高的地方。

从咸丰年间朝廷下令“川盐济楚”延至此后的同治年间，极盛时，富顺井盐除满足本地需求外，绝大多数都远销省内各地及云南、贵州、湖南和湖北诸省的200余个州县。盐井集中的富顺县自流

井镇，也成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和世界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，被人称为“富庶甲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”。

1887年，美国传教士弗吉尔·哈特访问了自流井盐场，这里的繁盛景象令这位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大为震惊。他在文章中写道：“许多木制井架隐隐可见，岿然屹立，这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象，在帝国其他地方也难以见到……此时，我们在全世界能够再找到一个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？”

美国留学归来的竺可桢见多识广，他在考察富顺井盐时，也非常感慨地在调查报告里说，“游子初抵此者，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，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，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。”

太平天国被剿灭后，富顺井盐失去了两湖市场，盐业生产相对萎缩。随着上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入侵，当沿海一带相继失陷，海盐运输受阻时，海盐传统销售地两湖地区以及西北部分省区如同太平天国时期一样，又一次面临淡食之苦。于是乎，富顺井盐在国难中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。这就是第二次“川盐济楚”。

第二次“川盐济楚”给富顺井盐带来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第一次。原因在于，这一次需要食用川盐的民众比第一次更多，行销区域更广。另外，此时的生产技术也较19世纪有了较大改进。当时的《大公报》报道说：“抗战期间，沿海沦陷，大后方军民几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盐……供应民食，居功至伟，但也正因为有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，盐场的繁荣也得以飞跃进展。”

中国最繁忙的河流

在中外交通史上，歪脑壳船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。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任英国驻重庆办事处官员时，专程到釜溪河考察，并把歪脑壳船写进了广为人知的《中国科技史》

即便不是“川盐济楚”的非常时期，富顺各盐场所产井盐90%以上也是供应外地。它的传统销售区为四川、云南和贵州等地，而进入“川盐济楚”的非常时期，销售区则扩展到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省区。当时，井盐要运抵这些地方，其运输方式不外乎两种，其一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的肩挑背驮，其二是依靠水运。不论从运输能力还是运输成本考虑，水运都是最科学、最经济的。

井盐外运的生命线，就是釜溪河。釜溪河别称荣溪河，属于沱江右岸一级支流，在富顺县李家湾注入沱江，干流只有70多公里。但就是这不起眼的70多公里，却在从清朝康熙年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内昆铁路的内江至宜宾段通车以前的200多年间，充当了井盐外运的最主要通道。是故，人们又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：盐井河。统计数据表明，清初，通过釜溪河水运的井盐占生产总量的70%，清末为80%，抗战时期则上升到90%以上。（下转12版）

马云：我买了很多书，退休后慢慢看

辈子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，还有一半是金庸的书。我最大的感受是他知识渊博，是一个专家加学者的典型。”

这句话自曝了马云“读书少”的事实。作为少数见过马云书房的人，财经作家吴晓波透露，马云、马化腾读书都不多，马云办公室连书架都没有。但他又找补了一句，这可能跟互联网行业属性有关。

马云多年之前在央视一个节目上也说，在办公室里放很多书的，十个里面有八个是骗子。是自己看的吗？那是给别人看的，因为办公室里真没时间看书，公司付我钱不是让我看书的。

主持人忍不住接了一句，但是你看了书也许能帮公司挣更多的钱。这下马云笑了，哎哟，要靠看书帮公司挣钱的话，你麻烦就大了，就等于吃猪脚补脚，吃猪脚补脚一样。

这代表了马云的读书观，他肯定不同意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这一套。但这不说明他主张“读书无用”，“我不看书不代表我不读书，我买了很多书，等退休以后慢慢看。”

马云还说过，“我觉得做企业成功与不成功跟读书多少没关系，但是你成功了以后有没有读书就很有关系。”

典型的马云式辩证法。

相比读书，他更喜欢读“人”

马云自认读书不多，却是中国最出名的畅销书“作家”之一。机场、车站的书摊上，他的“著作”和演讲光碟长年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。

他的“读者”和粉丝从领导干部、企业家到打工者，遍布各个阶层和行业。就连出了好几本书的周鸿祎，也说自己在学习“马云的新零售思想”。

但是马云自己说，这些书基本都不是他的，都是“瞎编的”。接近阿里巴巴的人士也透露，市面上那些“马云的书”，除了几本演讲集经过了他们授权，大部分都是各种人根据公开资料编写的，无法完全保证真实性。

有一次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邀请马云到韩国的大学演讲，在介绍嘉宾时，潘基文引用了一句话感谢马云的话，结果马云上台后第一句话就说，感谢秘书长，不过我没有写过那本书。

而且多数马云的书，并不是成功人物的个人奋斗史，而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，内容涉及商业、管理、技术、教育、公益等各方面，并且有独特的观点和表达方式，有非常鲜明的马氏风格。

既然读书很少，那么马云的这些思想从何而来，靠什么输入呢？

马云自己说，相比读书，他更喜欢读“人”，他的各种知识和想法，大部分是和不同的人聊天、交流中得到的。“我每年飞1000个小时，不是为了跟人握手，而是为了跟各种不同的人交流。”

这句话所言不虛。马云应该是和外国领导人见面最多的中国企业家，往来结交的都是特朗普、马克龙这样的国家领导人，比尔·盖茨、巴菲特这样的企业家，还有文学、艺术、教育各领域的顶级专家。

马云说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对所有不懂的事物都保持好奇，所以才喜欢见不同的人，学习不同的东西。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去唱歌、拍电影、学太极，也可以解释他那么多想法和观点是怎么来的。

这大概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马云样本。

很多孩子有出息，都是因为读书

马云是老师出身，但是他对只会读书的学院派，似乎带有某种成见。在很多公开场合，他都表达过对所谓学者的不以为然。他认为学者和专家是两回事，学者是读了很多书的人，而专家是对一个问题真正精通的人。

因为过去的某些传说，比如数学考1分、三次高考才考上大学，马云被当成读书无用甚至反智的例子。但马云对此显然并不认同，相反，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，他开始有意对此进行“辟谣”。2018年云栖大会前，马云专门参加了阿里巴巴举办的数学大赛，把几位顶级数学家请到办公室座谈，并把数学上升到“无用之用”的最高境界。

今年1月13日的马云乡村教师颁奖盛典上，教育学者朱永新给马云提建议，提高乡村教育，最重要的还不是校长、不是教师、不是寄宿制学校，而是乡村孩子的阅读。

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实验证明，在带领孩子进行阅读后，不仅乡村学生精神状态改变了，考试成绩也得到大幅提高。通过阅读，可以用最小的成本缩短城乡孩子的差距。

马云当即回应，“关于读书这一点，我深深认同，我书看得不多，但是我读书很认真，很多孩子有出息，都是因为读书。”他还临时起意，宣布要发起一个中国少年儿童图书馆。



照片来自马云微博

罗思丞

2018年新年到来的时候，马云在阿里巴巴内网发了一个帖子，给自己定了个年度小目标：

“今年必须安排好时间看看书，打算看100本书（或100部好电影、好电视剧）。这几年看书不够啊。想请大家帮忙推荐些书、电影、电视剧的单子，我准备多买书，看不过来，以后就慢慢看……我不喜欢看太高科技的看不懂的量子分子啥的深奥的书……谢谢啦。”

当时阿里的员工特别踊跃，给马云开书单的单子盖了好几百层楼，推荐最多的都是《人类简史》《智能时代》这样的畅销书。据说马云让工作人员把排名靠前的都买了下来，但是最终读了几本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现在这件事在阿里巴巴内部已经成了一个梗。年底经常有人扎心地问一句，想知道马老师的读书目标完成了吗？有人发个推荐书的帖子，

